



孫淵如詩文集



問字堂集卷五

孫星衍撰

禘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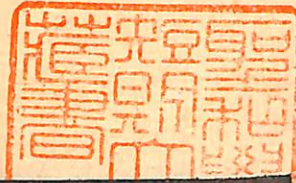
三禘釋

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圜丘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知爲祭天者據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何休注公羊引禮祭天牲角繭栗而楚語觀射父有郊禘不過繭栗之言以牲角繭栗知禘爲祭天之稱周人無嚳廟而云禘嚳又與郊並稱是知爲圜丘配天之祭矣

已上明禘爲圜丘之祭

一曰夏正郊天配以

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



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鄭注周官
園丘亦引大傳此文鄭知祖之所自出爲天者據郊特牲云萬
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
春秋繁露觀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謂天爲先祖之所
出本之荀子董仲舒名之爲禘本之大傳且詩序云長發大禘
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
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此郊謂
吉禘承上喪三年言之鄭注禮運魯之郊禘但以爲郊皆卽郊
爲禘之証矣已上明禘爲夏正月郊祭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
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雖禘大祖也鄭箋云
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蓋卽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

大祖爲明堂者據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又云
舜格于文祖上云賓于四門下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
門証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
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
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
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卽明堂淮南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
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大祖是大祖卽明堂
之証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
在璇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証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及案古
書傳非僅據緯候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
清廟明堂蓋逸禮大祖既是明堂而詩序云禘大祖逸禮云禘

明堂是卽禘爲明堂配天之証矣

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

而王肅非之

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楚語三書牲用繭栗之言也以禘爲非郊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檀弓周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宋儒奈何妄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云凡大祭曰禘是也白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游明根議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蓋卽五行之精謂五天帝矣

已上論王肅宋儒斥鄭氏三禘之繆及禘名義

考禘之所以異于祫者有數

事一曰禘必配天圜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

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禪議曰

春秋左氏說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

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

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

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于郊于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

人共之是也

已上論禘配天異于祫

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勲凡有

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何休注公羊傳曰

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云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合而祭之禘則

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是也

已上論禘有配食功臣異于祫

三曰禘及

助祭諸侯及四夷來王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又云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大傳云大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終王韋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春秋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左傳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晉無禘禮蓋言未與于周禘祀謂世見也此禘異于禘之禮也已上論禘有萬國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堯典肆類于上帝鄭氏以爲禮祭上帝于圜丘是黃帝配也夏殷則禘爲時祭故王制云天子

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曰禘以禘爲殷祭鄭云然者據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禘又云禘大祭也爾雅周公所作故知是周改時祭之禘爲五年殷祭矣凡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時禘之稱蓋夏殷之禮故祭義云春禘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皆以爲夏殷時禮然則中庸禘嘗之義亦夏殷時祭也王制云天子禘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云禘一牷一禘鄭注云下天子也禘歲不禘鄭意皆不以爲周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又云春禘而秋嘗鄭注云此禘當爲禘字誤也王制曰春禘秋禘鄭蓋以此諸文言禘猶周之言禘歲有一祭不與五年殷祭同也已上言殷之禘爲時祭與周五帝大禘不同魯祀

周禮樂禘則以建巳之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云夏建巳之月也周公曰大廟鄭以爲
魯周公廟則與天子祭于明堂異經文云以禘禮左傳云魯有
禘樂賓祭用之是但用其文物具備之儀無園丘夏正郊天明
堂之祭郊宗石室之禮惟合祭毀廟羣廟之主雖名爲禘實天
子之祫耳祭統云成王康王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郊以
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孔安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按鄭注
周官云祫之言灌也唯神道宗廟有祫天地大神至尊不祫孔
子蓋言魯惟宗廟之禘失周禘祭天之禮故以爲不欲觀傷周
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禘故亦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

嘗禘于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

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

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闢等言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

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故改殷之

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

不與周天子同也已上論魯禘所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

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建武詔書

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

予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惠徵君棟禘說遽其明

禘爲配天之祭病其不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

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已上論漢已來

周禘表

按方丘北郊鄭注亦以爲禘則三禘實五

圓丘禘	郊禘	明堂禘	方丘禘	北郊禘
昊天上帝感生蒼帝五天帝	地示	地示	地示	
嚳配	稷配	文王配	嚳配	稷配
五天帝日五人帝	月星辰皆武王配	與	稷王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周制配天表

周室東遷諸侯皆去其籍魯秉周禮季孫亂之春秋之旨甚微七十子猶云莫贊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已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証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圓丘之祭不知禘為明堂配天

之禮其時逸禮初出古文難通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据以定南北郊之制于他經義尚有牴牾至鄭康成于易書詩三禮春秋論語無所不通皆為之注合諸經義考圓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魯之異制而古禮大顯醇乎其蔑以加矣會漢凌夷未遑制作魏代有意崇儒橫遭王肅亂經晉武左袒外家以非為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亡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据古經以証肅言之妄隋唐以來袁準長孫無忌逞其邪說皆肅之流宋明諸人疑禮經而違鄭義紛紜聚訟靡所折衷微言絕而大義乖莫此為甚今据禮經鄭義為周禮配天表及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告朔表尺牘之中有行可識庶非妄作後之觀禮者其核于斯

圓丘 冬至 南郊 夏正 東郊 立春 南郊 立夏 西郊 立秋 北郊 立冬

圓丘郊祀表 類及旅依郊祀零為壇 千南郊之郊皆祀五帝

昊天上帝蒼帝稷配蒼帝	赤帝	太畀	炎帝	白帝	黑帝
響配	黃帝	勾芒	祝融	蓐收	顓頊
	白帝	南郊	季夏		
	黑帝	黃帝	軒轅		
	日	軒轅			
	月	后土			
	五星				
	十二辰				
	司中	或云中台			
	司命	或云上台			
	箕				

畢

方丘北郊表

方丘
夏至

地示

饗配

北郊
夏正月或
云建申月

地示

稷配

社稷

五祀
或云五
色之帝

五嶽

山林

川澤

四方

百物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明堂	大禘	明堂	夏正郊	青陽立	明堂立	太室季	總章立	元堂立
蒼帝	蒼帝	蒼帝	春還祭	夏還祭	夏還祭	秋還祭	冬還祭	
赤帝	稷配	蒼帝	正二三月告朔	四五月告朔	黃帝	七八九月告朔	十月告朔	
黃帝	文王	蒼帝	太皞	炎帝	軒轅	白帝	黑帝	
白帝	武王	勾芒	祝融	文王	厚收	元冥		
黑帝	文王	文王	武王	文王	文王			
文王配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太皞								
炎帝								
軒轅								
少昊								

顓頊

武王配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功臣

六天及感生帝辨

不信六天及感生帝之說始于王肅譏鄭康成用讖緯之言出于許敬宗肅非君子儒史稱其有三反許敬宗則唐姦邪雖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亦當辨其言之是非也宋人多袒肅而背鄭五禮通考于此禮不能深明古制又引趙匡諸人臆說大典益勢矣孫叔然曾于肅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文又不傳是不可以

不辨肅以郊卽圜丘圜丘卽郊請先以周官經破之周官太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按此諸文明天與五帝非一肅猶得妄謂之五人帝其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云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神非一祭矣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神則匡衡卽以周官祀天神是夏正之郊故鄭氏于此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于下圜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

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饗配之且不獨周官言之也禮器之言圜

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事天下言巡守方嶽之祭

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于郊經文及鄭

注三祭甚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又用匡衡之議肅何得

獨非鄭乎然宋之妄庸人固有并周官經禮記而疑之者所爲

非聖無法也今卽以名正之爾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

然也周官云地上之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又云因天事

天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黃帝

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舊儀黃帝作成帝是也魏時營委粟山

爲圜丘是古人猶明稱丘之義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

帝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

云掃地而祭說文作坵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又

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去邑里數又依五行生成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兆既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園丘與郊豈得云一乎肅又以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園丘按張揖亦魏人其作廣雅云園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圻祭地也言園丘與大壇俱是祭天之處若以泰壇卽園丘將謂方澤卽大圻乎肅疑郊卽園丘蓋以郊特牲有周之始郊日以至之言不信鄭注魯禮之說耳鄭氏以經解經因其文有云祭之日王被袞戴冕璫有十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裘乘玉輅建大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與郊特牲衣服車旂適合是知郊特牲所言魯禮又据禘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

以有事于上帝故鄭注郊特牲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氏爲誤將以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誤也且周郊十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令擇元日若云郊卽園丘冬至豈可卜又豈必是辛與丁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園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按春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董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園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向馬融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園丘因疑諸儒卽以郊爲園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園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卽月令亦不言園丘而云仲冬之月日短至去聲色鄭氏以爲與易說春秋緯云冬至作樂五日相違蓋疑其秦書郊祀志

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并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揭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合以立園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園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畧莽蓋据歆之議也封禪書引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司馬遷引周官乃是郊特牲之文亦似不知郊之外有園丘之祭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園丘爲南郊乎肅又云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而譏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爲非因議於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帝之非五人帝亦卽以周官經破之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

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宋蔡德晉以爲立春服裘餘皆被衮明知其義難通作爲支詞益不足辨且五天帝之說不始于鄭靈威仰之屬亦不獨出于緯書史記載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已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天文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鈎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宮蓋中官天皇大帝象園丘五帝內座象郊南宮五帝坐象明堂而甘公石申皆周人其所据又三代古書讖緯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以五色之帝爲五天帝乎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耀魄寶

其名出黃帝占則知靈威仰諸名所傳已久故周官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明天地人鬼皆有號若止稱之爲天何必辨之譬如一天而書詩有蒼昊旻上諸名同一春夏秋冬而爾雅有青陽發生之號何足怪乎鄭司農注周官上帝爲元天又注掌次祀五帝于四郊云五帝五色之帝然則鄭司農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云昊天也上帝元天也所云元天蓋謂北極上帝元北方也故明堂北出稱元堂卽是鄭康成所云北極大帝賈公彥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先鄭旣言五色帝專以六天之說責之康成孤陋甚矣宋趙匡又以緯書始于漢哀平間是又不然緯書之出甚古公秦者胡卽緯文史記魏世家言秦讖于是出淮南言六畜生多耳目不祥讖書識之不得以爲始于哀平間也如齊桓公塞九河之事舍緯書何所

出鄭氏蓋不得不用以注經天文歷筭家言亦多存焉宋朱文公不信緯書亦用洛書甄曜度之語竊其言而詆其書何異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乎肅又譏鄭康成夏正之郊祭感生帝之說而云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所生肅又少見多怪馬昭仍引河洛中候駁之不据正經不足以服其心按商頌小序言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元王又云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考商頌卽有元王之號又有帝立之說則感生帝見于經文論語引湯誓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殷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鄭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元牡者彼謂告祭也按孔氏謂帝爲天

是也謂元牡爲未變夏禮非也蓋夏郊用元牡以祀感生黑帝猶周郊牲用蒼以祀蒼帝耳鄭云告祭恐亦非也感生之方色與五德相勝之色不同故周火德上赤而感生則蒼帝肅亦誤合爲一旦感生之說不出于鄭康成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至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故帝使禹臯論性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釋商頌之文稱契母有娥方將周詩亦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履帝武敏云武迹也敏拇也爾雅周公所作縱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旣以敏爲拇亦以姜嫄有履迹之事矣鄭氏駁異義云諸言感生

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言也又云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鄭氏此說較諸儒爲最醇肅引馬融之言謂后稷生蓋遺腹子當時王基馬昭孫毓並以肅言爲乖戾而後世陸淳趙匡以禘爲祭始祖廟猶信其邪說何哉經學可以觀世變七十子之師授絕於魏而橫議興肅與司馬氏有連蓋有無君之心時高貴鄉公以鄭康成之孫小同爲五更司馬氏鳩之而卒肅諂事司馬故多詆鄭學三國志魏紀載高貴鄉公幸太學與諸儒講尚書庾峻多是肅言帝從鄭說是時博士率皆司馬氏之黨與故稱揚肅言帝之所以憤懣卒被戕害陳壽作紀具載帝與博士論難之言豈非春秋比事屬辭深意哉晉泰始中遂用肅言于明堂南郊除五帝之座合二至之祀於二郊雖太康中知其

禮文不正又復諸祀而五時迎氣之禮卒以廢肅之罪上通于天矣故吾以爲肅有無君之心乃有無天之議後世議禮者柰何揚其波也

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

王肅聖證論及馬昭難王申鄭之說俱不傳惟見禮記正義蓋肅說所以不傳者以隋已前鄭學盛行當時不重其邪說馬說亦不顯者宋人多用肅議惡馬昭之發其覆也故五禮通考亦遺之今具載肅論及馬難義使讀者知肅本空疏單文孤證而馬按据經籍不可誣也惜孫叔然之文無一語存者予所以不能無作矣

王肅聖證論云天體無二郊卽圓丘圓丘卽郊

郊特牲疏

郊特牲

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

日謂夏至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

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

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

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

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圓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

周官圓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元旣以祭法禘嚳

爲圓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

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

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

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圓丘

祭天祀大者仲尼嘗今作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圓丘以配

疑非

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

帝嘗配園丘之文知郊則園丘園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園丘於郊築泰壇象園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園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園丘知園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同前又引王肅之說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

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地上

之園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園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園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髻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郊特牲疏

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

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

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圖鐘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註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

周郊也又知園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
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
祭也大祭莫過於園丘故以園丘爲禘也園丘比郊則園丘
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
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
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釋天禘爲大祭是
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園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
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
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
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
孔子之時惟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

郊特牲疏案此文

疑亦馬昭申鄭之作故附此

王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
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
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
元註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
天而至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
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
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
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
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園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
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
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園丘園丘則郊猶王城之內

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祭法疏

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

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

歆自是正義非譏緯之妖說

同前又引王肅孔晁云

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

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

人之跡生后稷大妣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

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

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

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

祭法疏

再荅錢少詹書

月前因談同年泰南行奉上一書申說漢志焉逢攝提格爲上

元本星度非以太陰紀歲質諸函丈未知何時得到頃奉手書

復論及此星衍似尚不能無言爲後世之以師言爲重恐不察

古書也來書云古法太歲左行於地起子歲星右行於天起丑

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夫太歲順行歲星逆行歲星起子太歲

起丑則歲星左行在亥太歲右行在卯矣推之十二辰皆與古

書不合淮南之言曰歲名曰攝提格是太歲在寅也而上文云

太陰在寅下文云歲星舍斗牽牛斗牽牛丑宮宿推之十二辰

皆然得不謂之太歲在寅太陰亦在寅歲星在丑乎其云歲名

曰困敦則太歲在子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子下文云歲星舍氏

房心氏房心卯宮宿得不謂之太歲在子歲星在卯乎且淮南

之太陰甘氏謂之攝提直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

以正月與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云攝提者案淮南修務

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

本高誘注歲星在寅曰攝提攝提鎮星並言宜高誘謂之歲星而甘氏所言攝提俱與歲星爲二蓋太歲歲星同得謂之攝提亦猶歲星屬木名曰蒼龍而古人亦以爲太歲也續漢書律厯志云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然則攝提失紀及攝提貞于孟陬之文或卽以攝提爲太歲而非攝提三星也吾師執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之說特因漢志有焉逢攝提格之文下云太歲在子而以寅爲太陰所在不知漢志下文云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婺女在子宮按天文志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尾箕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厯所以不同者呂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然則漢志云歲名困敦蓋据丙子歲冬至言之下云正月謂丁丑之元正月也太歲在丑而歲星出婺女太初厯在子宮天文志歲星則在尾箕尾箕寅宮正與淮南史記諸書

所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合矣太歲右行歲星左行推之十二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丑明也吾師以太歲在子歲星在丑何以處漢志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之說乎且廿八宿分十二宮古法四維各二宿四正各三宿故荊州占曰歲星歲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二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三若以爲太陰在寅歲星居子則寅爲維太陰居維辰子宮得女虛危三宿歲星不止行維宿二推之十二辰皆不合矣故天文訓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見開元占經蓋許叔重舊注晉灼亦有此文直改太陰爲太歲此則太陰太歲非二之証不獨考翼奉傳及廣雅而知之也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則三百六十一日止行卅度中除閏餘則十二歲周天尚有參差而必以太極

上元復本星度謂仍起于斗牽牛所謂五星如連珠也自歷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故天文訓天官書天文志據歲星所起之十二年言之自後歲星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今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訖孔子太歲未聞超辰表自庚申紀歲終于甲子自屬史遷本文亦不得謂古人不以甲子紀歲貨殖傳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此亦甲子紀歲之明徵不獨後漢書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之文矣吾師又云漢太初元起丙子而後人命爲丁丑以爲太歲超辰之故不知太初改元之正月爲丁丑歲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歷故云太歲在子非超辰之謂若必以歲星之垂象而紀歲如今乾隆五十九年太歲在甲寅而

歲星以正二三四月在丑宮五六七八九月在寅宮十十一十

二月在丑宮今六十年太歲在乙卯歲星正月在丑宮二閏三

四五六月在子宮七八月在丑宮九十十一十二月在子宮或

順行或留退不必一年定居一宮太歲亦將不以十二月爲一

次乎廿八宿之分十二宮古今亦有不同以古法四正得二宿

推之歲星以去年甲寅正月至十一月俱在寅宮十二月至丑

宮今年乙卯正月至十一月俱在丑宮十二月至子宮也然超

辰之說見于律歷志宗訢等議霍融則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

超一表當時雖有是言而歷代干支無超辰者或指歲星言之

或太歲超一表表與辰異也尚祈師教導之所示金代諸碑刻

謹增入京畿金石書頃以比部奏續上考蒙

上簡錄如得東南一郡可以登堂請益一析訂古之疑文章天

問字堂集卷五
下之公諒吾師不責以辨論之妄也

問字堂集卷五終

問字堂集卷六

孫星衍撰

天官書補目

序

三家星占見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在齊甘
公魏石申書中亦多用石氏星經

史記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出石氏

星經班固天文志兼用甘氏石氏語張守節引七錄云甘公楚人

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鄭

康成注周禮引甘氏歲星經後漢書郎顗傳引石氏經漢藝文

志多本七錄不著錄巫咸甘石書殊不可解惟天文家載黃帝

雜子氣三十三篇隋經籍志有黃帝五星占六卷未知卽是黃

帝占否也劉昭注續漢志亦引黃帝占今其文及三家星占具

見唐瞿曇悉達所輯開元占經中按黃帝巫咸甘石所載恒星

名數多出天官書天文志之外而其書皆在先秦不知遷固何以不載且史記漢書既遺東壁一宿又莊子所載傳說緯書所載天皇帝及玉繩之屬皆闕如亦不能辭疏漏之責北周庾季才作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宋王安禮刪存十五卷冠以步天歌其文畧同晉隋二志而不載所出之書隋天文志云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著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前人好古之慎至于本草猶有朱墨別書之本不亂神農本經况乎星官可不詳其根據今晉隋二志所載星名多于史記漢書而三家星無復區別錢樂之儀器

亦既無傳開元占經藏在祕府唐宋人俱不得見鄭樵通志稱今存三卷而近時所得寫本百廿卷見全但世無板本懼其久而淪失余退食多暇游心觀象慨中法之不行念掌故之久缺因爲天官書補目一卷紀其增多史記漢書星名大凡二百餘坐分注黃帝及三家所有星名星數三家星止分中官外官舊書位次不可考天官書則分五官卽以三家星依五官連屬之星分爲五部後之志天文者庶有擇焉

中官

天皇大帝

黃帝有甘氏有云一星在鈎陳口中

四輔

甘氏有云四星抱北極樞按卽後句四星

女御

巫咸有云四星在鈎陳星後北今作御女

華蓋

甘氏有云七星杠九星凡十六星在大帝上

五帝內座

甘氏有云五星在華蓋下

六甲

甘氏有云六星在華蓋杠旁

柱下史

甘氏有云一星在北極東北

女史

甘氏有云一星在柱下史北

尚書

甘氏有云五星在紫微宮內東南維

大理

巫咸有云二星在紫微門左星內

三公

黃帝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三星在北斗柄南

三公

黃帝有巫咸有云三星在北斗魁第一星西

太一

石氏有云一星在天一星南相近

附路

石氏有云一星在閣道南傍

傳舍

巫咸有甘氏有云九星在華蓋上近河傍

造父

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傳舍南河中

鉤

巫咸有云九星如鉤狀在造父北

相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太陽守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勢

甘氏有云四星在太陽守北

內階

甘氏有云六星在文冒北

常陳

甘氏有云歲星犯常陳

太尊

巫咸有云一星在中台北

內平

甘氏有云四星在中台南

虎賁

巫咸有云一星在下台南

天牀

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門外

內廚

甘氏有云二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外

天廚

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外

梗河

黃帝有云三星天鋒石氏有云三星天矛也在大角北

天紀

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貫索東

七公

黃帝有云一名天紀石氏有云七星在招搖東

女牀

黃帝有石氏有云三星在天紀北

東官

積卒

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二星在房心南

東西咸

黃帝石氏有云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北

從官

巫咸有云二星在房星南

天輻

巫咸有云二星在房距西

日

甘氏有云一星在房中道前

罰

巫咸有云三星在東咸西南北列

帝座

石氏有云一星在市中候星西

候

巫咸有石氏一星在帝座東

宦者

石氏有云四星在帝座西

斗

石氏有云五星在宦者西南

斛

甘氏有云四星在市中斗南

宗正

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帝座東南

宗人

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宗正東

宗

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宗人北

帛度

巫咸有云二星在宗星東北

屠肆

巫咸有云二星在帛度北

列肆

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中

車肆

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門左星內

帝席

甘氏有云三星大角北

周鼎

甘氏有云三星在攝提西

天田

甘氏有云一星在右角北

天門

甘氏有云二星在左角南

平道

甘氏有云二星在左右角間

進賢

甘氏有云一星在平道西

亢池

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亢北

折威

石氏有甘氏有云七星在亢南

頓頑

巫咸有云二星在折威東南

天乳

甘氏有云一星在氏北

陣車

甘氏有云三星在氏南

車騎

巫咸有甘氏有云三星在騎官南

騎陣將

甘氏有云一星在騎官中東端

天江

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尾北

龜

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尾南

傳說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

魚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河中

糠

甘氏有云一星在箕舌前

按王希明步天歌帝座後有常陳七星以在史遷後不補

南宮

謁者

甘氏有云一星在執法北

三公內座

甘氏有云三星在謁者東北

九卿內座

甘氏有云三星在三公北

太子

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北

從官

甘氏有云一星在太子西

幸臣

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東北

明堂

甘氏有云三星在大微西南角外

靈臺

甘氏有云三星在明堂西

長垣

巫咸有云四星在少微西南北列

燿

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軒轅南柳北

酒旗

甘氏有云三星在軒轅右角

水位

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東井東南北列

水府

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

天罇

甘氏有云三星在東井北

四瀆

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東

司怪

甘氏有云四星在鉞前

座旗

甘氏有云九星在司怪東北

積水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河西星北

積薪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水東南

闕邱

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河南

外廚

甘氏有云六星在柳南

天記

甘氏有云一星在外廚南

天相

巫咸有云三星在七星六星北石氏有

稷

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七星南

天廟

黃帝有甘氏有云十四星在張南

東甌

甘氏有云五星在翼南

器府

甘氏有云二十二星在軫南

青邱

甘氏有云一星在軫東南

軍門

巫咸有云二星在青邱西

土司空

巫咸云四星在軍門南

平

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庫樓北

陽門

巫咸有云二星在庫樓東北

按王希明步天歌庫樓中有四星名衡罰衡一星名神宮以在史遷後不補

西官

天關

黃帝有石氏有云星在五車南參西北

礪石

甘氏有云四星在五車西

諸王

甘氏有云六星在五車西

八穀

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八星在五車北

外屏

甘氏有云七星在奎南

天淵

甘氏有云七星在外屏南今四星

土司空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奎南

天將軍

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一星在婁北

左更

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東

右更

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西

天倉

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婁南

鉄鎖

甘氏有云五星在天倉西南

天囷

黃帝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胃南

天廩

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昴南

按此即天官書衆星脣積

天庾

甘氏有云三星在天倉東南

蒺藃

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天苑西

天園

甘氏有云十三星在天苑西

軍南門

甘氏有云一星在天將軍西

大陵

石氏有云八星在胃北

積尸

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大陵中

天船

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大陵北河中

積水

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天船中

卷舌

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昴北

天譏

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卷舌中

月

甘氏有云一星在昴東

天阿

甘氏有云一星在昴西偏

天街

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二星在昴畢間近月東

天陰

巫咸有云五星在畢柄西

天節

石氏有云八星在畢附耳南甘氏有

九州殊口

黃帝有云在參間甘氏有云九星在天節下

軍市

巫咸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參東南

野雞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軍市中

天高

甘氏有云四星在參旗西近畢

玉井

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參足下

屏

石氏有云星在玉井內

軍井

甘氏有云四星在屏東南

天狗

甘氏有云七星在狼東北

丈人

甘氏有云二星在軍市西南

子

甘氏有云二星在丈人東

孫

甘氏有云二星在子星東

天狗

甘氏有七星在狼東北

天社

甘氏有云六星在弧南

北官

虛梁

巫咸有云四星在危南

蓋屋

甘氏有云二星在危南

哭

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南

泣

甘氏有云二星在哭星東

天壘城

巫咸有云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南

八魁

甘氏有云九星在北落東北

鉄鑕

巫咸有云三星在八魁西北一曰鉄鉞

天錢

巫咸有云十星在北落西北

天綱

巫咸有云一星在北落南

司命

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北

司祿

甘氏有云二星司命北

司危

甘氏有云二星在司祿北

司非

甘氏有云二星在司危北

騰蛇

黃帝有石氏有云三十二星在營室北

雷電

甘氏有云六星在營室西南

土公吏

甘氏有云二星在營室西南

東壁

黃帝有巫咸有甘氏有石氏有云二星在九度

土公

甘氏有云二星在東壁南

霹靂

甘氏有云五星在土公西南

雲雨

甘氏有云四星在霹靂南

天廐

巫咸有云十星在東壁北近王良

策

巫咸有云一星在王良前

車府

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東近河傍

丙杵

甘氏有云三星在人星傍

扶筐

黃帝有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北

奚仲

巫咸有云四星在天津北

敗臼

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虛危南

敗瓜

甘氏有云五星在瓠瓜傍

農丈人

甘氏有云一星在南斗西南

狗

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斗魁前

狗國

黃帝有甘氏有云四星在建星東南

天雞

甘氏有云二星在狗國北按荊州占云瓠瓜一名天雞

鼈

黃帝有石氏有云十四星在南斗

天淵

巫咸有云十星在鼈東南九坎間

天錦

巫咸有云八星在南斗南杓第二星西

天弁

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建星北

天田

甘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羅堰

甘氏有云三星在牽牛東

九坎

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齊

巫咸有云一星在九坎東

趙

巫咸有云二星在齊星西北

鄭

巫咸有云一星在趙東北

越

巫咸有云一星在鄭西北

周

巫咸有云二星在越東北

秦

巫咸有云二星在周東南

代

巫咸有云二星在秦東南

晉 巫咸有云一星在代西南

韓 巫咸有云一星在晉北

魏 巫咸有云一星在韓

楚 巫咸有云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

燕 巫咸有云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

離瑜 巫咸有云三星在代東南北列

天桴 黃帝有巫咸有云四星在河鼓左旗端南北列

離珠 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須女北

漸臺 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東足

輦道 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西足

甘氏歲星經

序

鄭康成注周官引甘氏歲星經其書不傳開元占經載有數百言疑卽是也大抵爲淮南史記之所本而天文志用其文往往譌舛夫太歲與歲星相應分左右行古人或以歲星紀歲宜甘公別于五星外獨爲歲星經也今錄其文如左

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爲日十二月夕入於西方其名曰監德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熟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旱水而晚旱單闕之歲攝提在卯歲星在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側是謂同盟兩國或昌或亡死者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張其名曰降入周王受其殃國斯反覆甲兵惻惻其歲大水執徐之歲攝提在辰歲星在亥與營

室東壁晨出夕入其名爲搏穀其國有德必數其狀其失次見于軫其名曰青章其國不利治兵將有大喪其歲早早而晚水大荒落之歲攝提在巳歲星在戌與奎婁胃晨出夕入伏其名曰路嶂其狀態熊赤色有光其國有兵其君增地其失次見于亢其名曰清明其下出敗死主是歲不可西北征利東南無軍有亂民將有兵作于其旁執殺其主敦牂之歲攝提在午歲星在西與畢昴晨出夕入其名曰啟明其狀態熊若有光天下偃兵唯利立王不利治兵其失次見于房其名曰不祥孛及殷王禍及四鄉其歲早早晚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歲星在申與觜觸參伐晨出夕入其名曰張列其狀昭昭若有光其色若赤無有他祥惟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見于箕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持頭相期涪灘之歲攝提在申歲星在未

與東井輿鬼晨出夕入其名曰大音其狀昭昭白色有光有國其亡亦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牽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國有誅必害其王歲小水雨作愕之歲攝提在酉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晨出夕入其名爲長王其狀作作有芒有國其昌書有四方享獻之祥其失次見于虛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爲之殃必在其鄉其歲有火有女喪民疾閭茂之歲攝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晨出夕入其名爲天睢其狀白色大明其色若青國有大疾其失次見于東壁其國士卿相謫民人各直刺無有仇謫鬼神書壁其名曰天侈其歲有小水有女喪大淵獻之歲攝提在亥歲星在辰與軫角亢晨出夕入其名爲大星其狀色元青天下不寧有婦爲政星若躍而陰出是謂正本利起軍旅其師必武有德將四國海內盡服其失次見于婁其名屏營

問字彙集卷六
天下盡驚困敦之歲攝提在子歲星在卯與氏房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泉其狀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見于昴其名曰赤章其國有喪不在其王有水而昌赤奮若之歲攝提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昊其狀黯然黑色甚明侯王有慶其失次見于參其名洋有國其虛其歲早水歲星凡十二歲而周皆三百七十日而夕入于西方三十日復晨出于東方視其進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五廟二祧辨

王肅叛經于大禮事事與鄭康成異肅小人儒不足言宋之議禮者多承其誤亦可怪也周制五廟后稷與四親廟合文武廟爲七其在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謂四親廟也曰祖考廟謂始祖廟也曰有二祧謂文武廟

也其云遠廟爲祧指先公先王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三祧言二者本文上有祖考廟卽祧也鄭康成據此說禮不必出于緯書後儒于祭法本文不能通解何哉服虔注左傳云曾祖之廟爲祧此曾祖非高曾之謂猶云遠祖若詩稱曾孫也朱文公見僞書咸有一德以爲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不考孔壁真古文十六篇非此咸有一德又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正作五世之廟始知鄭康成義不可易矣韋元成議亦同鄭後儒又疑劉歆異議按歆說七廟謂宗不在數中者謂如周室始祖廟四親廟及文武二廟之外有功德可宗之主則增之至八非謂文武不在七廟數中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歆但云宗不得爲文武之稱也祧字古文爲濯鄭康成釋爲超上去意者謂毀廟主超上入于后稷文武之廟因名此三廟爲三祧非三廟

本名祧也夏殷廟制固出于禮緯稽命徵然周秦以降文獻無徵賴有緯書考知古禮儒者安能舍而不用且周官馮相保章氏所掌之書類卽識緯無足怪者予因五禮通考不能深明古制鄭義故作辨及表附以聖證論難王義并附社稷表于後爲鄭學者駁王肅社稷之說尤爲典要明確故不別作辨

周禮七廟二祧表附聖證論及難王義

唐虞五	禹四	至子孫五	殷五	至子孫六	周六	至子孫七	肅誤謂高祖之父及高祖爲二祖
親廟四	禹		契		文王祧		祖之祖
始祖廟	二昭		湯		武王祧		廟爲二祖并始祖爲七
	二穆		二昭		大祖后稷		
			二穆		高祖以下親廟四		

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

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

王制疏

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同前

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

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杖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定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同前

附社稷表及難王義

五土總神社

原隰神稷

句龍配

稷配

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

郊特牲疏

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

同前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裘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

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

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

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

州之地也

同前

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

人

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

同前

肅又難鄭云后稷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

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

同前

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註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

反

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註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註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註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

同前

問字堂集卷六終

易卦九六解

易卦九六之說見于孔穎達正義一以爲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一以爲老陽老陰以變者爲占似皆未得其解蓋九六之數出於太極一畫卽三也故漢志言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洪範言五皇極皇大極中五在中也爾雅及漢人訓詁俱極爲中按之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太極在中加以坎下離上爲生兩儀其數三也太極乘兩儀加以震東兌西爲生四象其數五也太極乘四象加以乾坤艮巽四維爲生八卦其數九其體乾也虛其中則爲離下則爲巽上則爲兌艮震坎虛其二坤虛其三故成六也故八卦不離太極太極函三爲一証之繫辭云大爻之動三極之道三極之數爲九也然則畫乾卦當爲……坤當爲……乾爲初九者九數之一九二者九數之二九三者九

數之三其坤稱六亦如之後儒止知卦象爲積畫故不得九六之解宋人圖太極爲陰陽互根是當名爲兩儀圖又或置太極於上是當名爲太上圖違極中之訓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與

附太極圖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呈詹事府詹事提督山東等處學政曹 爲咨請會奏事本司查 國家擇先聖賢之後置五經博士授以世職所以崇儒重道典禮優渥其制仿自明景泰時歷代增置至我 朝修明祀典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雎下至宋儒皆爲置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祠墓子孫現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 國家予以曠典以昭先賢傳道

之報考尚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証者凡十六篇竟不能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於故府今之孔傳梅賾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卽古文書後出孔壁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則伏生一人爲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宓氏諸城有伏氏皆其後也鄭康成爲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皆有傳註 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註

唐儒正義推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章周程張朱註解不出鄭註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范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見於史傳亦無可議今其祠墓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阮曾加修葺又爲設奉祀生或以前代置五

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尚書則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豈能臆說賴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無康成則淵源中絕唐宋諸儒何由復知道統幸值我 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墓子孫適在東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爲世職維學院有激揚風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爲此咨呈貴院掣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裁奪賜覆施行嘉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咨呈

舉孝廉方正議

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中外臺或視孝廉方正爲奇行
非今世所有牧令舉到甚且壅遏不行各省相觀望署按察使
孫星衍有激揚之責因核議以上大府並移咨各省議曰孝廉
方正者質美未學之名也何以明之論語云入孝出悌愛衆親
仁弟子之事當學文又云賢賢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
信或以爲未學或可謂之學此皆七十子之言其行若此而猶
有以爲未學者言其質之善而恐不能止于至善也禮記之言
止于仁敬孝慈信者惟文王一人蓋難得而見故子稱善人不
得而見之今之所舉孝廉方正者不過供爲子職有所不爲之
士若舉人亦名孝廉中外薦舉各官亦云守清守正世未嘗驚
異之也何獨至于 曠典而以爲無人耶且士大夫并孝廉方

正之名而不居見其人而以爲異將反而行之抑教民背而去之耶漢時選舉以茂才異等賢良直言爲尤異或遣使察舉或詔三公光祿御史州牧歲舉一人其於孝廉則次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魏時則口滿十萬歲舉一人 國家 列聖相承教養生息數百年一郡一縣何止十萬二十萬口又運之六十年方有此舉唐虞之際于斯爲盛則世之膺此選者大不乏人意當倍萬於漢魏之世奈何轉有才難之歎豈所以尊朝廷重當世之士乎或謂守令奉行不善則可耳胥吏求索不遂則駁而抑之吾亦不敢知居民上者果壅於上聞不亦違聖門舉爾所知之旨哉且今之所舉孝廉方正亦未定之名儒者之學事君不忠戰陳無勇卽得謂之不孝此之所舉亦視其事君戰陳何如又一介不取而下金則治身不穢而事上模稜亦

皆廉者不能廉方正者不能方正之効何則一鄉之譽不必得之通國一日之名不能終於晚蓋故曰質美未學之名古人所以難知人則哲又有處士虛聲之誚也漢之舉孝廉者未嘗無墮行之人而不以廢其科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與其潔與其進斯言得之矣今之駁孝廉方正者必曰無奇行實迹夫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拘實迹乎孝求其奇則郭巨之埋其子廉求其奇則仲子避兄于於陵莊周却聘于楚國方正求其奇則左孺死杜伯之難矣安能復爲 國家儲有用之才哉廉使訪聞檄舉之人多辭不就徵亦足知齊魯奇節之士不讓于古所云也今之吏治經學詞章皆遠出于古後世必當知之獨謂孝廉方正之難覲吾誰欺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告諸生長吏下車舊有觀風之典使者自膺

簡命出任監司宣運防河曾無煖席文教之事不殖何觀頃攝
提刑地兼齊魯官書親判不廢研經此邦爲聖賢發迹之區經
師輩出遺風餘俗猶有存焉舊之課士僅以四書文旣有一日
短長亦不足覘實學今易以射策博物善述之士可以各獻其
能一問儒術二問經學三問諸子百家四問地方古迹五問河
渠畜牧積貯將以觀諸生修身稽古善俗通今之要庶其博考
載籍廣咨耆舊稱所問焉其有未詳使者仍獻其一得天德爲
甄本使者方飭校官延訪數世同居行可矜式者予以束帛旌
閭之典諸生或撰著成書及一技絕人亦宜惠然來謁廣我見
聞使者少賤多能游幕吳楚秦晉梁魏之郊官于京邸所見

異人異書不知凡幾其於性道訓詁文字聲音天文地理金石醫律諸學亦嘗畧見淵源願諸生勿有遐心引爲益者云爾問服膺儒教必悉淵源楊子雲稱通天地人曰儒所謂天地人卽繫辭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歟虞夏書言三德六德九德洪範言剛克柔克正直皆卽其事外此見于內經各緯逸周書諸子者能詳言之歟孝經緯以性屬陽情屬陰漢儒皆宗其說宋人言性不言情毋乃非歟儒之所以尊於九流者兼法陰陽五行治身治世其他道墨名法諸家各用一行以相勝流爲釋教偏于何行能辨明之歟漢時通天人之學則有董仲舒賈誼楊雄翼奉鄭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能條舉其撰述之要歟理學出于何書理字于文从玉治玉也故以治爲理又經言文理密察是卽後字異文理學之義

安乎不安大學一書道在止善而不在明善明而不能止非至善也明心見性之說于聖學合乎不合格物之義格至也言物至而能知善惡誠意正心必驗諸接物舍格物而言誠意正心之學果足恃歟後世以格物爲感格杆格者是乎非乎諸生學術宜端必求之三代古書方能通貫天人幸勿自褻自棄其詳擇焉

問六經出秦火之餘真譌雜糅宜知本末易之六十四卦据管子稱伏羲作六爻以迎陰陽淮南子亦稱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重卦起于伏羲但無文字世以爲神農或謂文王毋乃非歟尚書由伏生壁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誤以伏生口授書文毋乃與史說違歟今所傳古文尚書與孔壁書有真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說文所

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禮記四十九篇
藝文志不載或卽在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歟漢文所造王制
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而世誤傳禮記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造
何歟春秋以傳附經始于何人其謬安在論語成于六國時
能考究其故歟孝經之書孔子稱爲志在孝經朱文公疑之
有刊誤之本猶得謂之信而好古歟爾雅周公所作各篇俱
有增加能辨晰之歟外至方言急就說文皆經義之支流樂
經各緯雖亡其逸時時見于載籍能舉其大概歟諸生講求
有素幸悉所聞以對

問揚子雲不讀非聖之書聖之訓通其能成一家言者卽聖也
諸子之學亦宜涉獵儒家晏子孟子之外有子思曾子漆雕
子其書不傳遺說猶可考歟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春秋繁露卽在其中歟道家有老子卽今管子何由入于道
家大史聘周之世官禮經述吾聞諸老聃而今老子中有云
禮者忠信之薄何相矛盾歟墨與儒並稱其書見在能言其
攻守之效歟縱橫家有蘇子而今所傳鬼谷子不見于藝文
志是一是二能詳考歟兵權謀家有孫子兵法今有魏武諸
人十家注曾誦習歟天文之學古重占驗黃帝巫咸甘石星
占何不見于藝文志靈臺祕苑開元占經猶可循覽歟唐設
醫律二學博士掌之內經見藝文志而無本草或其書古今
異名歟李時珍本草綱目全襲大觀本草其謬安在李悝法
經六篇卽是今律內名例等篇能考其次歟唐律所以長法
家歷代之書賴以不絕能求其故歟遁甲書流傳最古其見
于正史者能詳述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推日辰法如今六

壬卽藝文志雜家伍子胥之傳歟今有宅經及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不見于隋唐經籍志何也諸生博聞強識其必有以益我

問齊魯名邦舊聞具在載籍南宋國蹙而後日漸傳譌南濟北濟分合不常轉附朝儼山川無証鄭氏以負夏在衛而兗州亦有負瑕陶邱卽是左山而志乘以爲髣山諸生以時地通經能研覈是非歟伏羲陵在魚臺譌在陳州女媧陵在濟寧譌在潼關湯陵在曹縣譌在滎河

國朝釐正祀典旣改東平堯陵祭于濮州矣三陵事可并案見于古籍或有碑碣能博考其是歟曲阜少昊陵出何書傳能知其本歟閔子騫墓在今范縣左邱明墓在今肥城王章墓在今安邱見于寰宇記而或譌在歷城或傳在嶧縣或譌

在滋陽曹縣伊尹墓譌在歸德箕子家譌爲萊朱能據書以

証之歟滋陽有柳下惠墓費縣有鄭康成墓又不應經典何也其他聖賢陵寢祠墓諸生生于其地必能徧加搜訪各述所聞使者當申禁採樵樹之石碣無隱無漏助我咨詢以稱懷古幽情焉

問入國問俗輶軒之任使者讀書聞政所至以興利除弊爲先水利農田尤其專責孟子欲滕行井田誠見鄒滕薛一路依山濱水多有泉源因其地利今諸泉濟運或尚可導引灌田歟唐地里志臨朐有竇公渠引白浪水萊蕪有普濟渠其他縣邑古時溝洫遺跡存與否生其地者猶能考究歟江南水耕火耨兼有水碓水車之利此邦或不能用水旱聽之天時有教民之良法歟禹貢以作牧稱萊古時谷量牛馬萊州一

路畜牧之利可興歟山左民無蓋藏宜籌積貯常平社倉義
倉利民之本而採買勸輸不孚衆志或吏胥侵擾抑巨室不
能好善歟古者榷茶禁酒所以重農今可墾之田有用之穀
蔣菸音蔣卽烟葉造麵有術以杜其弊歟泰山荷澤山藪之利無
窮不申斧斤數罟之禁果生之寡而食之衆歟諸生習知風
土各舉見聞旣可以助使者周察民隱亦以觀處士經時之
畧焉其盡言毋忌毋隱

谷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移咨河
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 爲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鳧山
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
碑碣可据去後茲據署山東按察司荆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
原咨開據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
南郡襄陽云都於宛邱陳爲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山陽卽指
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城而誤事具元和志
及寰宇記至都於宛邱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旣稱爲墟墟者故
國空城之謂與墓字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
而以襄陽陳州爲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爲陳州之據該府等
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

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時守陵
葺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
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
比之隋已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謫在陳州自
宋政和始及南渡已後魚臺地入于金爲劉豫所據諸儒耳目
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蹙之恥遂移伏羲之祀于陳洪武時祀
典多不足信今 國家更正東平州堯陵于濮州東平之陵亦
係洪武已來祭告之處祝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
二事可併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
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
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譌壇爲陵查宛邱八卦
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卽以壇址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卽安

移陵寢于此亦如竟陵有古風城遂譌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
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
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証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爲証旣已
生于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顓臾風
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緯言伏羲生于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
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卽是濟寧雷澤卽在魯北承匡卽西鳧山
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
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奪魚臺之迹本道無通
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釐正祀典先飭有司
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
卷存案希爲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

史記正義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卽今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壤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謐言非張守節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與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與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城卽漢方與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輿湖陵卽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十里鳧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苹云帝冢在山陽

高平西北蓋用謚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
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謚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
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

金田肇見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兗州元和郡縣志方與縣貞觀十七年廢戴州
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縣是也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
志于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
圖歟金田肇碑今在鄒縣鳧山爺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羲皇

帝之陵陵上有廟

宋熙寧十年陳翕碑

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碑所

稱圖經卽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

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

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甫陽貢吏陳翕撰并書蓋聞聖人
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畧尤甚雖人倫之化
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
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
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
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
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
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
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
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
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枯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

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功成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旣得至寂之本以誠已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越揮散興至利於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羲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邃焉恭以伏羲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弟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

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採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公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峭峭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羲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羲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

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已緡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旣畢功名翕爲之記翕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鎮郭下嚴溫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博孫小三娘子壽奴

按碑今存鳧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萃注按帝家今在山陽高平西北

羅萃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似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泌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以襄州有平臯關而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泌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

又按庖水卽泡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漢地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沛入泗亦在豐單之間故羅萃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鳧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跡甚衆土人云死葬于山麓之半其

東一峯鬱然者今以畫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潁
與皆諸風故封之地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
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跡于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
嶄崿目之曰畫卦山其西水聲潺湲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爲
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
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又按宋元史地里志不載伏羲陵而見于碑碣可據者如此
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亦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修志撰碑魚臺東境鳧山舊有大吳氏伏

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墓
傍生靈蓍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于顓臾以主祭
故建廟于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
甫謚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昊陵在陳州遂爲調
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蓍卽以爲聖陵蓍者
封殖之處卽生非因地靈今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蓍
是其証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
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爲張鵬翮所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
元年修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州

廟祀而妄刪其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

羅莘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卽伏羲風姓也南臨汭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爲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莘注上歷太昊宛邱在陳

陵寢雖存權蘇靡禁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嫫婁帝黃帝顓頊高

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馬端臨注葬宛邱在陳州

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昊氏于陳州以金提勾芒配

按乾德詔爲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注蓋羅莘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翕鳧山廟碑文云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于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卽在魚臺之鳧山耶

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蓋因國感而

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于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于金爲恥而諱言之羅莘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前竟至傳譌數代觀羅莘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卽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所也

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媧滿于陳宛邱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于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卽伏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既有張齊賢之說新舊文樂

史時尚見之所紀卽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基墓則葬地何可合爲一義陳州卽太昊之墟亦爲故國空城安得指爲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徒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况伏羲生于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並以爲生于曹濮之間更于葬在魚臺之說近矣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 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准貴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咨稱榮河縣殷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等因本司詳核傳記不盡如貴司之言惟貴司所稱酈道元誤以皇覽湯陵爲亳王湯及崔駟當作裴駟爲當耳漢之馮翊徵縣是今同州府澄城縣地屬秦汾陰縣是今榮河縣地屬晉中隔一河貴司以榮河爲漢屬馮翊又以徵之湯城徵陌爲正指榮河其誤一也皇覽明有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之言見於水經注卽謂史記集解在濟陰薄縣之文爲裴駟語但皇覽旣以爲薄城卽是濟陰之縣矣且史記集解引皇覽稱伊尹冢在濟陰已氏臣瓚稱亳有

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可知皇覽亦必以湯陵爲在濟陰
貴司不察皇覽薄城之言卽是濟陰反誣皇覽以在汾陰之說
其誤二也皇覽旣稱薄有湯冢又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
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又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意謂
湯冢至建平時始顯劉向先尙未知之正以漢時所見湯冢証
薄縣之冢其下皇甫謐語則裴駙所引水經注乃云在漢屬右
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又按太平御覽引帝王
世紀於韓詩內傳湯百歲而崩下有葬於徵今扶風徵陌之言
蓋酈道元引皇甫謐語貴司以爲皇覽之文其誤三也漢建平
元年按行水災因行湯冢考之哀帝紀是年詔稱河南潁州水
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按行水災當在河南一路適值
濟陰薄縣之冢故皇覽引其事於薄城湯冢之下裴駙又引其

文於湯冢之下建平水災不及三輔此所行湯冢必非亳王號
湯之陵特酈道元引其文而加以臆斷且據太平御覽扶風徵
陌爲皇甫謐之言貴司知酈道元以皇覽所述湯陵爲非亳王
而不知漢時所行湯冢卽是濟陰之陵其誤四也隋之祀典祭
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湯於汾陰皆非陵寢所在宋乾
德初置守陵戶又未指實何地貴司據正史以定滎河湯陵卒
無正史所言其陵其地可據其誤五也後魏太和六年詔祀堯
舜禹周文公尚未祀湯自其時寶鼎縣破陵得銘乃謫湯陵于
此故湯陵之在寶鼎縣僅見于元和志及寰宇記所謂單文孤
証不合於古書不著於正史貴司以寶鼎之銘爲傳會汾陰湯
陵編檢書傳後魏以前實無汾陰湯陵之說其誤六也杜預作
春秋釋例皆本古書史記有葬伊尹於亳之文皇覽及臣瓚有

成湯伊尹冢在濟陰之說若以爲湯葬汾陰諸書又無湯巡狩至汾陰之証邦畿千里三亳已足當之安得遠至於晉杜預伏滔所稱毫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本之皇覽臣瓚皆非臆說而以爲相承之誤又謂其從征操筆非確有考據豈有身至毫蒙目擊邱墟之地反不足據其誤七也貴司若以官於晉爲晉人留故事以銜耀於時則可耳以之考古則甚疏古帝王陵寢是非必當核實而徒據歆享已久之說循列代相沿之誤不爲更正其誤八也貴司所言裴駙集解案左傳曰皐墓在穀南陵山海經黑水青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皆出左傳山海經而反以爲非本文比之此條以爲竄入濟陰其誤九也沙邱及孔子宅之謠是真傳會古迹而起擬之寶鼎發冢之銘不倫其誤十也貴司所著西魏書史學精義條理明晰本司深爲佩服考湯陵致此十誤皆由貴司必欲附會湯陵在晉之故本司官於東魯考少昊之陵無古書可証正爲旁徨今貴司移鎮浙中可以憬然而悟何必爲部下增古迹哉祈再研覈是非博考書籍並將前稱郵遞之榮河志及廟碑移送本司以憑考覈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 咨山東等處

月間准貴司於兗沂曹道任內容稱訪得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明時列于祀典相沿至今特出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嗣於十月間復准貴司各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揭稱廟不稱陵其爲後世譌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當卽飭取開寶碑文查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榮河縣殷湯陵列于祀典最爲久遠隋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陰以伊尹配載春秋祠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事守陵五戶歲春秋祠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于河中府此皆見于正史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

勘確實卽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尚希斟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浙江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謝 爲咨覆事嘉慶二年四月准貴司咨覆湯
陵並移送湯陵考一冊到道本道查古昔陵寢自南宋國蹙而
後東省近隔一河卽爲前儒耳目所不到轉展傳譌若魚臺伏
義陵之在陳州濟寧女媧陵之在潼關事可并案然濮州堯陵
旣於 國朝更正祀典矣湯陵在西漢前雖不見於書傳考晏
子春秋稱景公伐宋師過泰山曹見二丈夫占夢者言泰山之
神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又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
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
師以平宋云云蓋封國多因先代陵墓之所在宋之守土如任
宿之祀太皞今曹縣真宋地爲湯伊尹神之所棲景公曹雖忽

荒晏子之言可據晏子雖不言陵墓而湯伊尹神之馮依在宋可知也劉向云無葬處亦以不封不樹言之非竟不知葬所古不墓祭故九疑會稽卒無窆穴之可指文武之陵淪於豐鎬至以秦文武冢當之不獨成湯也本道求湯陵必於曹縣者以湯冢在濟陰薄縣之說始自漢建平時發之又魏人作皇覽引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薛瓚杜預裴駟皆無異說是其陵較他處爲有古據貴司忽又指証漢時所行湯冢爲偃師之陵以爲偃師河南縣假如當時案行至偃師魏晉何以執薄縣之說且河自黎湯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濮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案行斷不至是貴司謂偃師湯陵萌芽於西漢著於魏晉其稱西漢卽誤謂長卿案行偃師事其稱魏晉則據太康地記云戶鄉有臺坂有大甲所放處豈之不知戶鄉雖在偃師而太

康地記止言大甲放處終不言湯陵古人無廢墓之法鄭康成

注書序伊尹放諸桐以爲地名有王離宮自僞孔傳以桐爲湯葬地桐亦並非偃師貴司亦不信之是不得以晉人言有太甲放處卽指爲湯陵也唐魏王泰始有偃師湯陵之說考之於前無所據蓋唐時盛行僞書卽據僞孔及太康地記之言附會成之故有湯冢近桐宮之語所謂單文孤証也至湯冢在微亦非滎河之陵滎河與澄城雖東西隔一河相去二百餘里然龍門潼關之間秦晉分界河水不得遷移貴司以滎河湯陵卽漢徵縣湯冢亦不然矣湯葬於徵之說出於帝王世紀而水經注以爲西戎之國又疑爲湯城徵陌云難得而詳且皇甫謐之言無一可信不獨此也今商邱志無湯陵而有伊尹冢商邱曹縣接壤元時河水奪汴入淮橫隔曹縣商邱爲二是以彼此傳譌一

墓兩載方志不能詳考不可以榮河澄城爲比貴司所云漢薄縣晉省入蒙蒙在今商邱縣境而曹縣兼有薄縣境斯言明於古今地理者矣至貴司既博核書傳又據劉向殷湯無葬處之說欲置各處湯陵於不論本道竊不敢從何則後人見聞亦多出於古人若洪範陳於箕子文王未必知逸書出於孔壁漢儒且不解終不以後得而弃之古人尊廟不重墓先聖賢冢墓類皆具於皇覽一書其先多不見經傳不可盡以爲疑且漢時所行湯冢亦必有祠廟碑碣可考斷非妄指平地爲之其証據傳聞或在先秦之上後世并無漢時書籍是以止述長卿所見耳如今曹縣湯陵前有明宣德間豎石載宋皇祐五年及元延祐四年重修意必有宋元碑而壞之乃記其年月不可謂明始修陵也貴司博聞強記虛懷若谷本道豈敢以役進爭勝於口舌

獨念文章天下之公古聖賢陵寢將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他時

入告亦須核實以應部議故不憚縷縷言之且貴司始信汾陰之陵後又移之偃師必不信本道核實之說部臣如貴司此說他時不得申於朝矣願貴司察漢魏晉古說莫先於曹縣湯陵慎勿以偃師汾陰亂其真也本道愚昧之見是否允協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

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

爲再行咨覆事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考榮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榮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榮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閎通淵雅深爲佩服今舍子政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置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

申請延議竟罷榮河之祀而改祀楚邱竊恐曹縣之令甲甫頒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爭移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且陝西澄城河南商邱不難並指荒冢爲湯陵皆不患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欲核實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問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于方隅毋求多于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毋庸紛紛糾辯論矣所有本司湯陵考一併移送貴司查照須至咨者

湯陵考

曹縣陵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

水經注以此語爲裴駟語下文作皇覽曰薄城北

東郭去

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

年大司空御史長卿

水經注作大司空史卻長卿

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

曰殷湯無葬處

史記集解

按漢濟陰郡治在曹縣左山南薄縣今曹縣地

按皇覽文止此史記集解此下有皇甫謐之言是裴駟所引謐在皇覽之後也水經注此下有在漢屬右扶風云云是酈道元之言皇覽引建平間事及劉向語意言湯冢至漢時按行水災始得知之前此劉向尚未知也

又按所稱建平元年案行水災事核之漢書建平元年詔稱

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大司空史案
行水災正在河南一路濟陰通行部所及因行湯冢卽謂薄
縣之冢水災不得至三輔也皇覽引此事以証薄縣湯陵裴
駟引此文於湯崩之下亦以爲殷湯陵明甚至水經注始於
此下云在漢屬右扶風則疑建平時所行湯冢爲徵之湯池
徵陌又疑爲亳王推鄴道元旣稱不經見難得而詳特因漢
司空史按行水災必在三輔近地三輔近地之湯冢有亳王
湯因妄意徵之湯池卽爲湯冢並不察亳王湯冢之在三原
始平之間此其大謬也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
相近也

漢書注

杜預春秋釋例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水經注引作亳城中有成湯

冢其西有箕子冢

伏滔北征記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邱墟

太平寰宇記

水經注汜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卽蒙亳也

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崔駰曰

崔當作裴

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

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
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劉昭注郡國志梁國薄縣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伐城中有
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

按此卽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冢當爲箕子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接在蒙卽北薄也

史記正義

太平寰宇記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

內史記紂之諸父晉伏滔北征記云望毫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皆爲邱墟今蒙與北毫相去三十里

又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既葬伊尹於毫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毫南毫穀熟城北毫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毫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望毫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

路史古毫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二里有湯葬亦有澱水盤庚徙治

按漢時不知湯冢自按行水災始得之魏晉已來皆以爲在濟陰薄縣据太平寰宇記考城縣北毫城在縣東北五十三里考城卽今舊考城在曹縣境內是湯陵在今曹縣無疑

曹縣志湯王陵在縣南二十里

明成化碑陵在曹南土山之嶺廣二十丈袤四十丈高稱之陵上建廟古有之迄國朝因其廢而重修增其舊制

偃師陵

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

史記正義

太平寰宇記偃師縣湯王陵坑在縣東北山上八里

按偃師湯陵唯見於括地志寰宇記因之別無他据考郡國志偃師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輦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春秋釋例景毫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毫卽偃師也是魏晉時以偃師有湯亭不云湯陵括地志誤亭爲陵耳宋建隆二年詔祀商湯廟在偃師縣蓋承古祠之舊

滎河陵

元和郡縣志寶鼎縣殷湯縣在縣北四十里

聖賢家墓記湯家後魏天賜中圯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靈之

于河路

太平寰宇記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先有石弩以銅爲鎖盜開堽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洩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得其銘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括地志汾殷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殷縣史記河渠書正義又太平寰宇記寶鼎縣後魏太和十一年復置汾陰縣於后土城周武帝又移于殷湯古城

按榮河卽寶鼎古汾陰地榮河湯陵惟見於元和志蓋因後魏時張恩破陵得銘有死後二千年之語遂指爲湯陵据括

地志以爲俗名殷湯城則非陵明矣考魏書禮志孝文帝

和十六年詔帝堯祀於平陽虞舜祀於廣甯夏禹祀於安邑周文公祀於洛陽其時並未祀湯是魏已前無汾陰祀典之証至隋禮儀志禘祫之月以其日使祀先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汾陰之祀實始於此或因太和有破陵得銘之事崇其廟貌列爲古迹而祀之若以爲湯陵所在則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並非陵寢之所在也太平寰宇記雖於寶鼎縣載湯陵而宋城楚邱皆引伏滔毫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是亦未定在寶鼎也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五戶而不言其陵所在且其詔云或廟貌猶

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採樵則祀不止陵亦兼有廟
汾陰之蹟何得定爲陵乎

澄城陵

帝王世紀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
今扶風徵陌是也

路史引韓嬰所謂
帝乙墓蓋用此文

按葬於徵已下是皇甫謐語但徵爲馮翊縣不知何由誤作
扶風水經注亦承其誤

畢以珣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
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此皇甫謐之言也謐作帝王
世紀於古帝王每詳其名號形像及在位年歲葬地其書例
也故云太昊在位百一十年神農在位百二十年葬長沙黃
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葬橋山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

一十八歲舜南征有苗崩于鳴條年百歲葬蒼梧禹年百歲

葬會稽帝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帝武丁享國五
十九年年百歲如所紀述書例然也韓氏詩傳旣非作史何
由述在位之年及享年之數并記葬地可斷知其非韓說無
疑也故殷本紀集解云皇甫謐曰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
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年百歲云云則以爲皇甫謐語可証
御覽之誤矣其御覽作韓詩內傳者按御覽一書徵引頗多
舛誤亦最多有一文未了別起一行前文之注誤連後文皆
由傳刻譌謬之致後人若引此以入韓詩內傳又據此以証
湯陵在徵之說爲西漢人語其謬甚矣

又按御覽所引韓詩傳當是湯時大旱君親之南郊以六事
謝過自責之語也見公羊解詁

水經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右扶風當作左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

按史記集解于漢哀帝建平元年行湯冢事及劉向語下引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是年百歲而崩已上爲韓詩內傳文葬於徵已下爲皇甫謐語則水經注在漢屬右扶風之上脫文當有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之語並脫所引韓詩內傳

按酈道元引皇甫謐自漢哀帝已下疑非皇甫謐文並疑漢時所行湯冢又非薄縣湯陵遂疑徵之湯池又因湯池之名疑爲亳王湯之冢蓋承皇甫謐之誤是以言不經見難得而詳亦未嘗敢定爲亳王也今旣考建平時水災在河南潁川不得按行至三輔足証酈元引証之誤括地志雖在水經注後而所說亳王湯陵在始平三原又勝於皇甫謐酈道元在徵之說矣

興平陵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史記正義

按始平卽今興平長安志興平縣商湯祠在縣西北二十里湯祠鄉則括地志所稱湯陵卽湯祠矣但興平之湯祠真亳

王湯而長安志已譌爲商湯祠轉展傳譌何可究詰

按湯陵以在今曹縣者爲成湯陵古者墓而不墳故至漢建平時始得之其在今偃師者乃湯亭之誤在今滎河者出魏時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在今澄城者亦湯池之傳疑在今興平者或毫王湯之陵俱不足以奪曹縣湯陵之說

按書序伊尹放諸桐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注孟子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是漢人俱以桐爲地名卽郡國志梁國虞之桐地桐亭也在殷畿內至僞孔注尚書乃云湯葬地也僞孔晉人之書不足據孔穎達正義不得証佐始云經稱葬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密邇先王之詞亦僞尚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已駁之矣

稷考

稷者今呼小米顆圓色黃後世不知以爲稌米非也說文云稷

齋也五穀之長田正也自商以來周弃主之

自田正也已下據大觀本草載唐本

引說文云云下云此官名非穀號也是古本說文有此文後人刪去

齋稷也或作粢又云秫稷之

黏者或作朮爾雅云粢稷衆秫郭璞注稷云今江東人呼粟爲

粢注秫云謂黏粟也案稷則今小米秫則今高粱汜勝之書言

梁是秫粟

大觀本草陶宏景引云

故廣雅以高粱爲木稷言似稷而大如

牡丹稱爲木芍藥也稷爲五穀之長以其色黃種早故尚書大

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昏張中卽仲春也月令謂之首

種先儒多謂稷爲粟今關中河濟間人以粟名小米是古今同

名也說文又以霰爲稷雪霰卽雹之小者形圓與今小米相似

亦一証矣今人又呼高粱稗爲秫稽知秫爲高粱也凡穀俱有

黏不黏二種稷秫皆有之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分言之耳神農本草經不載五穀以人常食而非治疾之藥也名醫本草則有粟米陶宏景以爲江東所種當白梁又有稷米陶宏景云稷粟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又有稌亦不知是何米詩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此卽八穀也俗人莫能辨如五穀尙弗能明而況芝英乎是宏景誤以粟爲白梁又不識稷爲小米稌爲稻米也大觀本草唐本注則引呂氏春秋陽山之稌又引禮記稷曰明粢誤以爲一本草圖經云稷米今之稌米也按說文以粢爲稷自用禮記稷曰明粢文故字亦作齋是稷之雅稱非別名其云稌糜也別是一物倉頡篇云稌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一切經音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陽山之稌高誘注云稌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糜卽糜字今與黍同熟穗稍疏而下垂者

其非稷秫一類明矣爾雅說文此附稷秫是知同類而非黍也而名醫別錄有黍米陶宏景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則宏景又誤以高粱爲黍也按尚書大傳云主火者夏昏中可以種黍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云黍生于巳壯于酉長于戌老于亥死于丑黍種于夏卽非小米高粱據倉頡篇則黍小于稌而黏者玉篇亦云稌似黍而黏則是稌之一類矣陶宏景又以秫米爲作酒及煮糖者是以秫爲黍聲相近之誤五穀稻則秬稷米黍則稌之屬稷則小米及高粱之屬麥菽不必言宏景此不能知而欲服食求仙吾知其方藥之誤矣若粟雖爲稷別名而實米未去稃之號故在田謂之禾連稾謂之穀未去稃謂之粟去稃謂之米禹貢之納銍蓋連稾者納結則去稾故說文云去其皮鄭康成云去其穎也與納

粟納米各有遠近之差也

太甲陵考

太甲冢當在今荷澤東北六十里歷山上今傳在歷城縣歷山誤也按水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故城西北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澤之東迤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据皇甫謐郭緣生酈道元說濟陰自有歷山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不言何地歷山考商都薄在舊考城今曹縣之閒濮州卽其千里畿內以湯葬濟陰揆之太甲冢當在濟陰歷山皇覽所言歷山卽是濟陰之山也劉昭誤附皇覽此文于郡國志濟南國歷城之下太甲冢不當遠至歷下方志誤從之不可不辨今荷澤縣歷山上有虞帝廟疑亦後世改太甲廟爲之或有碑碣故迹未可知矣

家吳將印考

家吳將印以嘉慶元年得於歷下廉使署時校刊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孫子兵法王刺史以此相詒咸謂有神感云印度今尺方四分厚二分鈕徑三分已壞印中空篆文曰孫武私印案孫氏有二見鄧名世姓氏辨證云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又出自媯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贍又見宰相世系表則孫武爲陳書之孫而贍之祖也陳書一見于春秋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下云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下云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陳書以獻于公則陳書爲魯所獲或以魯歸國子元時并以陳書歸齊其伐莒賜姓孫武奔吳之事皆不見左氏及晏子春秋蓋出于姓苑姓纂諸書不爲無據譜系之學後世漸亡史記惟言孫子武者齊人也又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俱不記其世次又云武後百餘歲有孫臏不言其孫蓋臏之顯在武百餘歲後而生未必相去如此之久也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越絕書云客史記則云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是以客卿將其軍後竟爲將無異詞也周時印信通名爲璽周禮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印章也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季武子取下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

之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律疏議引說文璽者印也今本說文誤作王者印也蓋璽下王字誤增一字許氏用古意說字不應言王者印也官印以官私印以姓名此印旣題孫武則宜名私印矣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吾祖名繼達爲明指揮使賜第武進卽忠愍公從子當元明兵燹之際譜系無所考惟忠愍公以官封祖父文虎中書叅知政事護軍樂安郡公則吾家爲樂安孫氏系出陳子占後明也叅知公在宋末爲安撫使提領宋亡守節不仕其前竟無考矣又考世傳孫氏有二一爲薦氏孫叔名敖之後一爲夏侯氏以外家姓更爲孫氏皆非孫姓不可不察也

漢犧叔士孫喜印考

予小名喜初客關中今興安守周君世紹以孫喜印見詒身常佩之旋失去文登畢文學以田仍得孫喜印以贈予印方徑五分橋紐喜憲古同用耳初讀薛居正舊五代史有孫喜後讀漢書王莽傳有云太傅犧叔士孫憲清潔江淮之盜賊知犧叔者王莽仿虞書古官士者其屬仿周禮也下云孫喜與景尚曹放等擊賊即其人胡三省注通鑑以士孫爲姓喜爲名見其時有士孫瑞而云則誤之甚矣

呈覆座主朱石君尚書

新正一日接奉手示稔吾師起居萬福並讀賜家大母九十生日序名臣詞翰足光家乘謹懸座右星衍繹吾師札中所稱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之言甚深欽佩聖人之教重在修道道即文也故子以四教先文八孝出悌當學文六言之好不好學則成六蔽虞書教胄所稱剛而無虐及九德之而字讀當爲能字古作耐能即勝也勝亦克也洪範之剛克柔克即克已復禮禮即文也論語稱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亦道也星衍以爲文學不惟不倍德行言語政事之科而德行言語政事既爲身通六藝之徒則皆出於文學但游夏有專家之學傳述著於時故聖人獨以文學稱之耳德行不由於文學則忠孝亦愚言語不由於文學則授政不達政事不深於

文學則從政何有之才亦或爲聚斂之事後世譏不學無術思
用讀書人有以也吾師恐考据詞章爲非文學之上乘亦視其
考据詞章何如稽古同天祖述憲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考
据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亦詞章也能
進於學則四科何不可兼孟子所以有有爲若是之言也吾師
又謂正心誠意短在不能致知格物尤得治身治世之本大學
之格物致知在正心誠意之先鄭注禮記格來也物猶事也其
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
也夫格物致知不可分爲二故大學本文云欲誠其意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誠其意先致知欲致其知先格物下則
云物格而後知至言物來而試其見事之明是物格爲接物之
名猶云遇事非關學也是以大學無釋格物之文誠意之難在

致知者虞夏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
我無是中庸篇云明則誠矣非知之明則意不誠古人云善善
而不能舉惡惡而不能去又云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夫善
善惡惡謂賢謂忠誠意也好善好賢好忠正心也而不能舉不
能去非賢非忠物格而不能致知也今夫斷獄知殺人者之當
罪非其罪之當釋明善也及兩造具備格物也不知其無罪而
入之或反疑其冤而釋之不能致其知也而罪之釋之之心無
他出於善善惡惡此正心誠意之不可恃也儒者之學無窮故
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軍
旅未學藥未達不敢嘗非僞爲謙退猶堯用鯀之試可周公用
管叔之過比於宋儒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大相逕庭格爲來物
爲事格物之義不可謂窮理之學而謂之窮至事物之理又其

謬也夫聞折竹聲而悟以桂香爲無隱不可以欺吾儒之學往
於都官中見有談明心見性之學者自以爲有得試以疑獄卒
不能斷是知虛空之理無益於政治也善乎吾師之言不講格
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着手以察吏治獄安民耶宋明之儒
知之者鮮此星衍之所以日夜切心者也至大學致知之功卽
絜矩之道惡於上下前後毋以使上事下先後從前惡於右左
毋以交於左右上下前後左右物也或使事或先或從或交格
也所惡無以加於人致知也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學在此原不
必補傳而吾師向疑朱文公割裂大學補格致傳確有所見不
可易也且吾師爲政則薦悃悃無華之吏校士則重博聞強識
之才格物致知莫過乎是何爲欲然哉若吾師以僞尚書無損
益於人心風俗竊又非之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莠紫鄭聲莠

何損於苗紫何損於色鄭聲何損於雅樂是非不可亂也堯舜

禹湯文武之言可任其以僞亂眞乎張霸之書王莽之誥其言
必衷諸道不可以教後世何必太甲旅獒篇哉僞孔古文剽襲
經傳引書之語故有雅正之言然是非倒置瞽瞍父也以爲信
順其子

趙岐注孟子以瞽瞍亦允斷句下云若是今僞書誤割允若爲句

五觀非賢以爲作歌

拒君無論其制度典章之謬且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
垂教而藉僞晉人之言以爲木鐸則盜亦有道釋典亦有勸善
之言豈儒者所宜擇善服膺哉若知其僞而不疑反附於闕疑
之義是見義不爲非慎言其餘也吾師言今之耆學自以爲高
出前賢然察今之學者有非誇誕之處人才亦隨世升降晉代
板蕩經師遂絕汴京淪喪古籍盡亡其時雖有好學之儒抱殘
守缺甚且以釋典解經遁入空談性命之學 國家承平日久

教養又深自笥河先生秦輯四庫全書南宋已來未見古書漸行於世今之學者不肯以臆說解經惟尋繹三代古書訓詁聲音及漢儒墜緒求合於聖人好古敏求之道此則勝於古人吾師所宜加之激勸以成一代之才要之沒世然後是非乃定星衍蒙吾師曠世之知學有所得不敢不陳之左右幸終教之門下士孫星衍拜呈

元和郡縣圖志序

地里之學古有所受古文尚書山川見於班史地理志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釋例魏晉六朝人地里書見於水經注及括地志而摯虞陸澄任昉顧野王之書先後散失水經注止記川流經過其於郡縣故迹不能備載唐魏王泰所撰括地志其佚僅見於唐宋傳注全書久亡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獨存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証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製古今地里書賴有此以箋經注史此其所以長也但不載書傳名目又間有異說及疏漏之條若大坏不在成臯大別不在安豐魚臺不載伏羲陵曹縣不載湯冢之類是其小疵然其大體詳贍可以証今方志鄉壁虛造之說無此書而地里之學幾絕矣吉甫又撰十道志與此志相發明故金田肇

碑引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却不見於郡縣志又
不得以疏漏譏之其書篇首有圖中興書目及晁公武讀書志
皆云闕不存蓋亡於宋今本卷十八河北道景州闕五縣卷十
九河北道卷二十二三山南道卷二十四淮南道卷三十五
三十六嶺南道俱闕共有三十四卷此又宋已後所亡佚矣予
所見有 聚珍版本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卷末有淳熙間
程大昌洪邁及張子顏兩跋蓋卽大昌錄寄子顏版傳之本也
孔農部繼涵嘗以江南進本及翁學士方綱藏本合校補正譌
脫周夢棠又刺取傳記附闕卷逸文及補目錄一卷於後今併
刊行之近人刊太平寰宇記或加刪削以爲孔子不應列曲阜
臧文仲後而併去之又以竹書紀年諸書不足信而刪其語予
嘗惜之今刻此書不捨其卷以存史闕文之義圖雖亡仍題元

和郡縣圖志以從其朔括地志寰宇記長於此書者以載所出
各書但非此志不足補魏王泰之佚開樂史之先尤當與二書
相輔行世地理之學通于政事周官稱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
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
原隰之名物夏官司險秋官職方亦各有所掌而周知之吉甫
爲棲筠之子德裕之父三世爲相其秉政時爲帝言屬郡刺史
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嘗節度淮南築富民固本二塘及平津
堰再入朝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又請任薛平爲
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圖上河北險要皆切時政之本務
嘗撰百司舉要及六代畧諸書悉經世之學此志爲元和八年
奏御之本文義簡括便上省覽以達地形宰相須用讀書人豈
不信哉嘉慶元年正月朔校刊此書至五月五日畢工與校者

畢孝廉以田錢文學鏞也 賜進士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
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兼
署運河道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陽湖孫星衍撰

王太令復詩集序

往予以丁酉歲薄遊江淮與秋塋明府把臂于維揚金校官兆
燕坐上論詩見燭跋一時名士邀吾兩人遊極登臨談讌之樂
別去八年予在關中節署秋塋來依畢秋帆中丞幕府叅理文
檄中丞方開翹材之館同舍生以經學詞章相矜尙值姚觀察
頤王廉使昶先後入關又多從遊佳士暇日搜訪漢唐故蹟著
書歌咏以紀其事而莊判官忻錢判官玷及秋塋竟以參軍入
告授官職極才人之殊遇比中丞移節中州又請以秋塋入幕
隨行與予聚于大梁已而秋塋以吏治膺特擢爲商邱令予亦
以上第官翰林比部數年中秋塋兩以入 覲至都至則招
集同人飲予寓邸問字堂中問字堂者朝鮮使人朴齊家謂予
多識古文奇字因爲題署都下名公卿及海內好古之士常造

門借書籍治酒具以爲歡好事者或寫爲圖予贈秋塍詩所云
君有金魚沽綠酒我猶珂馬逐紅塵者也又數年秋塍調任偃
師予出官東魯防河曹南與中州隔一水時與秋塍郵寄詩什
往返酬酢不異在幕府授簡時自攝廉使移官歷下日在案牘
堆中得秋塍書知方刊所爲詩如干卷成索序于予蓋非政成
人和不暇及此喜可知也考唐之詩人才高者率多不遇旣遇
矣亦或牽于人事淹于歲月不克手定詩集予因秋塍回憶同
人黃少尹景仁汪明經中余上舍鵬翀嚴侍讀長明吳舍人秦
來當時或預江淮河華梁苑日下之遊今皆負才早逝述作零
落不傳獨秋塍之詩褒然成集古人云學如牛毛成如磨角又
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秋塍之遇不特優于茲數子如唐詩
人亦不多見與秋塍名交之後其尊甫比部君有丁辛老屋集

行世傳家文獻不墜故其詩才得漁洋竹垞之長雍和麗則無
浮靡佻巧之習至其起家河防爲丞不諾諾宰兩邑俱有循政
讀詩論世者自能得之予與秋塍有元白之交故爲畧述其同
遊踪跡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十月四日 賜進士及第
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前
兼署山東全省運河道刑部郎中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序

封禪論

封禪者巡守考績之禮天子五年一升方岳封諸侯明黜陟輯
瑞柴燎以告天示至公不自專上古聖人敬天敬事之至也周
衰不巡守故封禪之義晦秦漢以爲祈年求僊之事當時儒者
不能辯明于是七十二君之盛迹後世得以訾之矣緯書出于
周末猶通古義其在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
梁父刻石紀功梁書許懋傳引故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又白
虎通云嶽之爲言摘也摘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摘功考德黜陟
幽明也是方岳亦以考績得名矣案堯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
于岱宗柴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述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
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

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
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
者賞之則其事也古者黜陟皆稱天其在堯典曰惟時亮天工
皐陶謨曰天工人共代之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勅天
之命諸侯者代天工以佐天子或命或討天子皆登名山考其
績積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或書之金策玉檢山高升中冀達
于天諸侯之所共見若春秋時會諸侯皆因邱陵明目聰辟非
常也七十二君皆封禪其說見于莊子管子之言必三代時相
傳舊說黃帝合符釜山卽其事合符亦輯瑞也天子執冒諸侯
執圭以冒覆圭爲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留其
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也故禹會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防風後至則戮之是也齊桓公會諸侯匡天下其力

可以黜陟天下而嫌于僭上故管仲設言難致之物以阻之不
正言考績當由天子者爲周室不巡守諱亦不足折桓公能合
諸侯之心也然云受命得封禪亦謂黜陟自天子矣秦始皇東
巡至泰山諸儒生僅知古者蒲車租席之禮宜其見黜其時意
在立石頌德不知有考績之事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謀
議巡狩封禪事亦祇信鬼神卒不能明古制武帝巡幸郡縣寢
尋于泰山惑于封禪則能僊登天之說又惑于封禪者古不死
之名諸儒草儀大率將順其事故史臣譏之以爲羣儒不能辯
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也後漢建武時有司奏
封禪云爲百姓祈福刻石紀號何其不察經傳之文哉漢自司
馬相如倪寬應劭諸人皆不識封禪爲考績之典獨鄭康成以
孝經說知之故康成者一代之大儒而緯書有三代古說不可

廢也亡秦者胡之讖出于秦孔子素王之言出于董仲舒信知
讖緯不始哀平之間矣封者爵諸侯之士于文从土从寸
守其制度禪者祭天于文从示上古有封禪之稱言爵諸侯祭
告或于天也或封者封山之義封必于泰山東方春應二月示
布德行惠勉諸侯言賞而罰亦隨之又以日夜分正度量也禮
記稱因名山升中于天不言祭地而漢書注服虔云封者增天
之高歸功于天禪闡也廣土地也後漢志注項威曰除地爲壇
後改壇曰禪神之矣是誤以壇解禪字項說違古義矣吾慨世
之訾古人者皆不明古義以已之愚反訾古人之愚若明堂辟
雍封禪諸大禮尤傳譌不得其實後遂廢之并以爲迂怪之事
孟子言諸侯去籍六經之外非緯書何述焉緯書有增加有醇
樸是在擇之而已或以封禪之儀不述于周公孔子然公書缺

有間矣孟子爲孔子之學者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行王政勿毀
之明堂在齊泰山卽古者封禪考績之堂孟子固愛封禪之禮
矣鄭康成雖知考績柴燎亦未詳言之故作封禪論或曰封禪
者帝王易代大封諸侯升中于泰山故曰岱宗故曰虎通稱東
方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則亦黃帝合符虞舜輯瑞
之義與考績之說亦不違矣

重修阿井碑記

阿井闢自上古神農本經有阿膠水經注河水於東阿縣西東
逕東阿縣故城北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亘若輪深
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按太平御覽引
周書云黃帝作井世本云伯夷作井淮南子云伯益作井然藝
文類聚引盛宏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旣育九
井自穿則神農時有井明矣漢魏已來別錄圖經則稱或者煮牛
皮或煎烏驢皮其井官禁海內古迹莫先於此今在陽穀東阿
二縣之界明兗州守郭鑑率牧令等建亭修井禮部侍郎許彬
記其事於碑石今經數百餘年亭亦漸圯陽穀金令湘東阿蔡
令臨到官已來以興廢繼絕爲念閱斯積廢陳請甃石加牀屬
予記事予惟阿膠治疾以濟水性重而伏能分清濁之界入河

決出挾沙不揚是其效也古語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禹之治水引濟達河故無橫決之害濟分流則河患成矣治河比之治性情欲其陰陽相輔是以神農經稱爲主心腹內崩輕身益氣血陰氣陽引火下沈則無血崩氣逆之疾以膠收水或牛或驢舊不必拘其重在濟水尤重在阿井之濟水者古人能別水性如易牙之辨淄澠或神農於此嘗味尋源爲濟性最正之處迂儒不信水有伏流渡河之說豈可謂之知言哉今縣每歲煎膠入貢與古不異須昌壽良之地大河所經若微鄉微子冢猶且迷失獨幸此井未湮予於丙辰之歲兼攝運河都水使者巡工至此得觀上古遺迹惜求唐宋石刻蕩然無存欣聞兩令修井猶屬搜尋殘石遺字以廣異聞云

得爵記

爵者何觚也觚何以名爵韓詩說爵觚觶角散總名爵也何自得觚觀察之罷權臬也康方伯荆廉使丁轉運公餞於樂泉之上觀察見陳觚而譽之三君子以浮觀察曰君盡此則以贈觀察盡之曰不敢以耆好累君別去比至魯則觚在座隅蓋轉運所遠致也觀察能甄別三代古物辨古文乃考其制而記其事以報三君子觚方有棱八出四足如爵形高大倍之脣有象形文在罍字中宋人謂之亞形也有文曰者故以太子尊彝疑都姬詒太子尊彝也驗之古圖及所得彝器爵不得方又無四足以家所藏爵較之一爵貝人持刀形商器也實酒二爵如一方爵一爵銘曰戊作父癸宗尊彝保周器也實酒一爵畧如一方爵始恍然曰此方爵者觚也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凡文

字象形皆商器人形爵實一升方爵實二升古制自相合如韓詩說周父癸爵量倍于商實二升是卽觚也觚而爵形孔子曰觚不觚蓋歎此矣史記破觚爲圜班固賦言觚稜應邵云觚八稜有隅者今方爵有八出方稜是其制周之制觚體圓而適于用量又如之豈不監古加善但名觚而惡其方非聖人正名百物之義濫觴殆不可問矣君子見微故有不觚之歎且觚卽矩也矩法也道也論語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下爲觚哉觚哉注云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何氏承上至道言之以爲孔子一時之語今誤分章爲二非也道無常體方之是則從方圓之是則從圓故黃帝誨顓頊有法大方大圓爲民父母之言孟子亦言規矩方圓之至故古者制觚又制爵也然孔子則稱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嘗稱規易言直方不習无不利又言

直內方外德不孤與失之圓寧失之方此一說也孔子又稱儉吾從衆又稱今用之吾從周方而不適于用不宏于量君子以爲古此又說也然則觚與爵何所從歟孔子曰汝器也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無求備于一人商周絜矩之道也夫絜矩則方向圓不隘其體不失其名惟道在也古曰絜矩後曰模稜道不同不相爲謀宜世人誤以觚亂觚也觚者何上下圓如瓶說文謂之小觶亦謂之卮云圓器也惟考古博古圖命之爲觚按太平御覽引三禮圖曰觚兌下方足漆赤中上雲飾小其尾然則觚皆方足知今俗所爲花觚者非矣

歷山虞帝廟碑銘

荷澤縣古濟陰郡地縣東北五十里有歷山卽舜耕處亦太甲
所葬也按淮南子稱舜耕歷山高誘註云在濟陰成陽而鄭康
成注尚書大傳云在河東証之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浸盧
維知鄭氏所云河東者謂兗州之境故云盧維當爲雷雍今歷
山與雷澤雍沮附近是鄭氏高誘皆以舜歷山卽今荷澤之山
矣皇覽又稱太甲有家在歷山上亦謂此山山與曹縣接境湯
葬在薄則大甲葬亦在殷畿無可疑也而酈道元則謂舜耕歷
山在蒲坂或又謂在歷下劉昭注郡國志亦謂舜耕山在蒲坂
以皇覽所稱太甲冢誤附于歷城之下周處風土記謂歷山在
始寧剡二縣界或作魏土地記謂在潘城西北所以傳譌者其
在蒲坂以是舜都或誤以鄭註河東爲郡名其在歷下以樂泉

上有娥英廟其在上虞以太康地記有舜避丹朱于此之說其在潘城以上谷有媯水出媯州城也舜之耕稼陶漁凡負夏陶墟河濱雷澤諸地皆在魯衛宋之郊則濟陰歷山爲舜耕所在誠如鄭康成高誘說不可易推後人致誤之由歷山本不高峻據水經註稱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迤澤之東北有陶墟濱帶瓠河也自漢已來至于金元河決濮陽爲害曹南者數矣淤沙口高高岸爲谷自堯冢靈臺成湯箕子伊尹仲山甫之墓悉皆淪陷山亦漸欲平後人妄意歷山名迹必是峻極之山故求之于晉于齊于越于燕以當之而濟陰之山于是反晦使者旣以觀察領河隄所至之處按古圖經訪求經史名迹修飾古聖賢陵墓今年三月行部曹南旣謁堯陵湯冢經雷澤雍沮因求太甲之葬至

于茲山山高平地止二丈許或言石爲土掩太甲冢竟迷無表識山上有虞帝廟廟左側有元至治三年張翼撰碑象飾完整蓋明天啟時燬于火歷國朝康熙乾隆間邑子某等屢事興修頃復加築祠垣崇葺堂寢乞予爲文紀事勒石因考舜耕太甲葬當在濟陰之實著于碑俾邑子等列名于陰以識修廟義舉並無忘太甲墓迹云爾銘曰成陽中土神靈所嬰烝烝聖帝生于側微歷山不高名自上古木石鹿豕與聖游處南瞻湯冢北瞰靈臺湯孫之葬依此崔嵬洪流振滔一變陵谷輿經失紀良史迷躅巍巍象飾歷世光華讓耕讓畔休風不遐姚墟殷冢記在碑石後有億載証我遊迹

曹縣成湯陵碑銘

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
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皇覽以爲在薄其時詔稱
河南潁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於濟陰得見湯陵自
薛瓚杜預伏滔劉昭皆以爲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詞今曹縣左
山之陽是古濟陰郡治縣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薄地湯都亳
北涉淇洹南跨睢汜西至衛國東盡濮陽皆千里畿內故太甲
陵在濮州之歷山也曹縣湯陵列於祀典明置守冢戶陵前有
碑載宋皇祐元延祐閒皆重修陵上有廟像設猶存使者於嘉
慶元年塞河曹單親臨展謁見其祠宇傾圯採樵不禁因檄曹
令度工修葺復徧考書傳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滎河湯陵出
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前代沿譌列爲祀典

急宜釐正並考括地志所稱偃師湯陵乃湯亭之誤水經注所稱徵縣湯陵乃湯池傳疑其括地志又稱始平湯陵真亳王號湯者所葬俱不足以奪濟陰薄縣湯陵之說既申上大府待時入告以其年十二月籌費興工立碑紀事將以質鬼神俟百世焉銘曰天乙在亳千里畿言觀于洛居河麋千年水徙國邑迷薄城雖荒神所依漢臣行部欣得之封樹不設邱墟卑我來展拜敬且唏稽古矧俗別是非榮河陵廟空巍巍釐正祀典書之碑從先王居神來歸

東海孝婦墓碑

國家令甲防護修葺古昔聖賢名臣忠烈祠墓動 帑報

聞按漢書列傳稱于定國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丁壯奈何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今使者來監郡領河隄有宣美風俗之責孝婦以烈死應令甲乃檄飭守令訪求祠墓所在得之於郯城東五里有康熙三

十四年按察僉事涂銓立碑守令申上其事既爲崇禮廟貌乞爲文刻石以表之云夫世之論史以爲孝婦之事天人共哀之爲著靈應惜孝婦受惡名死責故縣史不力爭者多矣予獨以爲有三善焉天之所以感不旋日也孝婦無夫與子獨以事姑生姑死何所適姑先以婦事我勤苦告鄰人孝婦被誣不敢徑誣服以誣姑故初辭不殺姑驗治而不服則罪坐姑女或姑女無他腸由于愛母母所愛亦愛之孝道也孝婦固欲死從姑又全姑女故卒自誣服則孝婦得其死善一于公縣史耳漢秩縣佐史月奉八斛是爲少吏見百官表漢州郡有決曹掾見唐六典秩甚卑生殺人太守縣令之責史掾爭不得必縣令太守成其獄然孝婦自服罪卽不能爲之白于上以疾去止矣善二後太守必素知于公決獄平能聽于公言察家表墓善三夫是以

天爲之雨歲爲之熟于公爲之有子孫興也使孝婦姑不死則必不空居惡名孝婦或爲吏誣服于公或官不止史掾必不忍以疾去塞責後太守不聽于公言則不能解枯旱天不三年旱不因祭孝婦冢而雨則孝婦之冤獄與孝行不顯也其在洪範五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孟康謂欲得賢者而不用是旱爲殺孝婦亦爲不信于公應經典也傳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又曰盡人物之性可與天地參夫以孝而受不測之禍反被不孝之名以一人刑罰不中而貽億萬人無妄之灾孝婦何辜東海民又何辜是則憾也後太守悔過而卽致雨前太守能以于公言出孝婦于冤獄不致東海民罹枯旱之患則前太守生一人亦生億萬人天人感應之福又

將何所止是則補救之在人能參天地者也今之大郡古之侯國各有分星善不善兩暘應之政令之得失可不思哉予嘉洪守梧周令履端以勤政致祥龍蛇之歲雨澤旣渥殆由稽古興廢之績故並書以嘉之又爲之銘以當迎送神之歌曰孝婦生爲事姑姑旣死不惜軀孝婦服于公去守聽言其道古雨可降死者冤告守令愼厥官冢壘壘過東海死孝名閱千載廟旣新視我文立頌懦泣鬼神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

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權布政使荆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鑄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 世宗十三年

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舉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

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聚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邨民輸糧苦轉運費積年通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詢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便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二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卽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賑揭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零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漂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度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

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二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卽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賑揭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零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漂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度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

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入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戰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畧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遙屯城外爲援令城內將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恐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撫前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旣而窘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臯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霸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開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金石嘗

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內情至亦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莫不辨治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險善奕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奄捐館舍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邨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君配范孺人與君齊年比德入門勤操作姑患心疾侍奉盡孝姑疾良已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愠色及卒後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

儒人力儒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
年十一月三日合葬于君墓子二人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
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君才學冠世不能排金門上玉堂撰著
成一代典章乃以吏才自見尤卓卓如是予既表君之墓感世
之讀書出牧民者不知天人經世之學輒干祿思得官既得矣
則問所治之肥瘠以爲身家計及到官則又覲他邑以爲勝此
邑秋毫終無益于民若爰書其斂皆探上官意更舊章禮經稱
貴臣鄭康成以爲邑宰孔子言南面臨民不謂莅官亦卽宰也
縣宰所治億萬人縣皆治則天下治奈何輕用而褻視之若牛
君者可爲盡職聞君之風者可以媿矣乃爲銘曰隴西水千尺
清其政舉宰有聲魯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徵君古
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伏羲陵禱雨文

蓋龍見而雲享帝於郊所以和神民而協風雨頃恒暘爲患麥
實不堅將由此此之譏豈墮冥冥之行伏念宓義王帝在天陟
降維德馨香風姓之祀忽諸山陽之陵莫辦具官老乞求封亢屢
阻攀躋特以五月辛丑朔遣官弁代躬展謁祈澤龍潭倘誅尸
位之愆勿靳羣黎之歲念茲秋種沛以甘霖方當紀異豐碑增
崇廟祀庶幾靈爽鑒此微忱尚饗

附札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疏 札兗
州府知悉時當夏仲正在祈求雨澤本道因魚臺鳧山
宓義陵後九龍潭宜昭靈應遣官取水茲於初五日晚取到
郡城雨隨水至合送雪壇申謝札到該府等敬將龍潭水泉
供設壇中本道當率屬虔誠叩謝以酬神貺俟甘霖大沛送
水還山毋致褻慢特札嘉慶二年五月初五日行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畧

家大母許太恭人生常州宜興縣 旌表節孝以家君官學博
敕封太孺人以星衍官比部郎 誥封太宜人今以官

監司 誥封太恭人大母父許君名建由舉人官粵西義寧
宰無子有女獨鍾愛大母先曾祖官禮部郎中生四子先祖第
三先曾祖暨曾祖妣生曾祖妣相繼卒先祖十二歲而孤與季
弟隨仲兄鳳飛至粵西恩城州尉官署義寧君見而偉之乃以
大母許字爲館甥焉雍正七年歲己酉家君生又二年先祖勤
學撙疾卒於義寧官舍大母年才二十三義寧君愛家君英異
謂大母曰吾老恃壻壻亡嗣子不足恃魂將餒而欲奪大母志
而以家君爲嗣是時恩城君已卒季從祖入贅土司竟不歸孫
氏一綫幾絕大母聞義寧君言則以死拒且泣告以女何不若

男使孫氏有後祀許如祀孫迄今歲時伏臘必別祀義寧君於家所以償前言也未幾義寧君卒官大母經紀喪事卒從粵西扶義寧君及先祖兩輓歸里既厝先祖於夾港祖塋側復送義寧君柩於宜興葬已依母氏居一載以乾隆元年挈家君歸武進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封燕山侯從子指揮使名繼達者賜第武進世爲勲閥歷三百年宗族聚居一宅食指繁費家中落先曾祖起家縣令故廉吏伯從祖又不事產業大母因義寧君久宦積俸分半以屬子女攜歸得資餽粥家君方幼僕婦之子窺伺肆竊閱歲發覺窮治其貲遂空大母督課家君甚勤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飲食以勵學旣冠爲娶先母管太恭人繼娶吾母金太恭人乾隆歲癸酉大母見家君學成欲就京兆試因出一囊金爲納粟貲曰吾別儲之以堅若志也其年

三月家君乃成行九月星衍生丙子科家君登賢書旋以下第留京師爲進取計者十年星衍生數歲貧不能就外傳或因伯叔父授經日晚歸大母躬問所誦書抽簪示句讀令溫習宵分乃寢歲已卯大母以守節三十年得 旨旌閭歲已丑家君

謁選句容縣教諭乃得迎養瀕行盡出所存田二十畝爲祭田歲丙午星衍舉於鄉丁未科以進士及第官翰林時家君遷河曲令星衍迎大母與吾母就養京邸者九年歲乙卯秋星衍由比部郎上考 簡授山東兗沂曹濟道舉家至官其年冬家

君由河曲解組來東嘉慶元年星衍權提刑至歷下官舍二年正月七日爲大母九十生辰幸神明強固吾父母及兩弟家室團圓敬求 當代大人先生錫之壽言以爲光采曷勝幸甚星衍謹識

第 35717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Y

図書館

2

藥	311.55	平
學	大	望
大	大	國
大	大	國

趙

